

继《我和校花一起成长》之后，狮子男小7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又一次以疼痛、细腻忧伤，教会所有藏在象牙塔中的恋人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

走到一起只是缘分，一起走下去才是幸福。

青春是孱弱之 Our silence must be heard 鲜

有些爱情故事，你看了就会遗忘

有些爱情故事，却需要你用骨子里所有的力量来抵抗悲伤

汪军◎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青春是孱弱之

鲜

汪军◎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是孱弱之羔羊 / 汪军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78-3136-9

I. 青… II. 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690 号

青春是孱弱之羔羊

汪军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62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78-3136-9

定价: 26.80 元



目 录

CONTENTS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 会怎样 楔子 . 001

迟到 第一章 . 005

上铺的兄弟 第二章 . 012

像尖利的刀锋划过生命的女孩 第三章 . 020

2002, 军训 第四章 . 025

骚扰电话 第五章 . 033

村长的爱情 第六章 . 040

学生会 第七章 . 045

翘课 第八章 . 051

巧克力遇上香芋 第九章 . 056

有个女孩叫唐娅 第十章 . 062

一只耳朵大的树洞猪 第十一章 . 068

痞子的吻 第十二章 . 077

故事的开始 第十三章 . 087

329 寝室起义 第十四章 . 093

勾勾唐同学的尾指 第十五章 . 104

左手画画的女孩 第十六章 . 111

葡式蛋挞 第十七章 .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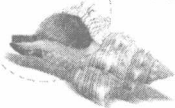
青春是孱弱之
Our silence
must be heard
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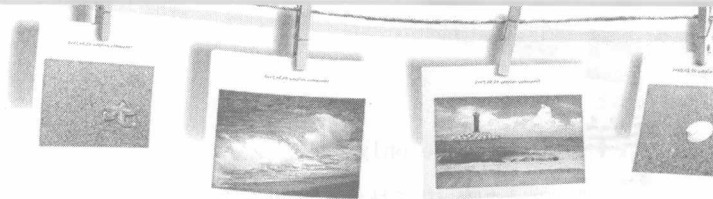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自习室文化 . 128
第十九章	那场平安夜的演出 . 133
第二十章	圣诞夜的情人扣 . 143
第二十一章	隐形的表白 . 148
第二十二章	一尾松鼠一只金鱼 . 154
第二十三章	宝贝特权 . 160
第二十四章	我们的梦幻国度 . 167
第二十五章	我的双子座女友 . 170
第二十六章	蕾丝肩带糖果罩杯 . 179
第二十七章	途经一场悲伤 . 187
第二十八章	唐同学的恶作剧 . 194
第二十九章	肥皂剧流过苏州河畔 . 202
第三十章	生日礼物 . 209
第三十一章	醋包包和气包包 . 217
第三十二章	牛仔裤与晚礼服 . 225
第三十三章	大学的尾声 . 230
第三十四章	一场盛大的分离 . 240
第三十五章	在那之后的我们 . 251
第三十六章	结局 . 257
	后记 . 263

目 录

CONTENTS





Our silence
must be heard

楔子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 会怎样

回忆是一场电影。

悲伤的回忆是一场老旧的电影。

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那样的两个人。

男孩和女孩。

怦然心动的相遇，不懂珍惜的相爱，最后潸然散场。

2003 年的一个早晨，雨过天晴。

“华丽，还在睡懒觉呢？快起床，我现在骑车去你们学校，你立刻推出自行车从校门口往我们学校方向骑，来接我。”

“有那么多条路，你总得告诉我你从哪条过来吧？”

“不告诉你，这回主要测试咱俩有没有缘分，如果你能遇上我，我们就是有缘；如果遇不到你就等着领休书，反正也是有缘无分，还不如早点儿分手。”

.....

2004 年的一个午后，骄阳似火。

“华丽，拧开瓶盖，像这样，把香水喷到空气里接着从香水雨中走过去，这就是男用香水正确的使用方法，淡淡的香味才会让人心旷神怡。”

.....

2004 年的一个傍晚，夕阳妩媚。

“华丽，Marlboro 的意思你知道吗？‘Ma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only' ”

“噢，中文是什么意思？”

“男人记住爱，只因为浪漫……”

……

2008 年春天，雨水充足得像你为我流过的眼泪。

2002 级工艺美术三班的唐娅，我是华丽。今天是我们分手一周年的日子。最近，我会去喜欢的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过稳定的生活。只是，你现在过得好吗？

春风早已给每个城市裁剪好葱翠的绿装，绿色的叶片都藏在鲜艳的春色里强忍欢笑。我路过合肥淮河路的步行街，李鸿章故居前有两个女孩在拍照。南京的新街口，那座天桥已经被拆，取代它的是地下甬道。

凝望着天空，白云一动也不动，我不明白，明明我一直都在笑的，可胸口却那么痛。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那些没有你对我说早安的凌晨，我依赖着咖啡和香烟的力量埋头撰稿，在小说的某一章节勾勒着一段精彩的悲伤。

那时，我总是被幻觉纠缠着。经过一些熟悉的橱窗和站台，屡屡看见当时的我们，牵手或者拥抱，微笑或者争吵，周遭的空气里弥漫着羽绒袄清新的味道。

我站在原地，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从记忆里重复窜出一些零散的画面，比如那些有争吵的黄昏和你我吻别的夜晚。比如你站在那片青色的栅栏里，在 2004 年那个夏天的傍晚叫我的名字。

轻盈的呢喃划出匆促的弧线浮上半空又咣当坠落在你的肩头，湿濡濡地敲散了我眼中弥漫的惊慌。缠绕在你短裤上白炽的逆光在我的呆滞的瞳孔深处划出一道炙热的战栗。

第一次看见你穿那么短的短裤，那双让夏天的尾翼里被禁锢许久的风缠绕着的纤细白皙的腿，裸露出仿若清晨藕色花蕊中抽出的惊艳，我慌张的视线无处落脚。

于是我开始想，倘若在 2002 年那个夏天的午后，梧桐树的浓荫覆盖在红砖的围墙上，我一边心怀不轨地绕路一边带领她去大礼堂报到的那个女孩不是你，而是其他一个瘦瘦高高或者娇小可爱的女孩，她们是否同样也会像尖利的刀锋划过我的生命。

载着你的单车轧过小石子颠簸了一下，路过几棵木棉，你细致地把我肩膀上的木棉花絮拍掉。我奢侈地想象，时间过去十年，这样的情景是否能够重现，而如果不是你，那时为我拍掉木棉花絮的女人，又会是谁？

那个当初让我决定像北极星一样永远守护的女孩，我们已经有好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了，没有消息，没通电话。是否有一天，那些曾经肆意而汹涌的冲动都会渐行渐远成了沿途见过的某一片疯长的梧桐，树叶缝隙里的那一片湿热早已冷却成许久以前的感觉。

没有人听见我在这个 2008 年的春天，打了一个悲伤的响指，然后继续埋头行色匆匆，你现在还好吗？

我现在路过的地方，就是两年前我们常常坐的位置。透明的橱窗，走过第一百零一对手挽手的情侣，他们的脸上写满幸福和炫耀。

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幸福的，从前我也有张饱满的笑脸。最近我一直想，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那样的话直到今天我依旧会相信，爱情可以地久天长。

走出餐厅，习惯地抬头寻找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某张陌生的脸庞后面，会不会出现一张熟悉的脸。我穿过一条狭长的斑马线，向左拐个弯，爬上四牌楼的天桥，突然脚底在台阶上滑了一下，差点儿仰面摔倒……

想到你那次专心致志地咬着冰糖葫芦走到四牌楼的天桥上。我说你注意点，别摔倒了啊，我话还没说完，你倏地栽下去，幸好我眼明手快扶住你，你后怕地拍着胸口冲我做鬼脸。

依然是这个天桥，我自言自语地说：“注意点儿，别摔倒了啊。”只是此时你已经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可能你正依偎在另一个男孩身边。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些故事明明既熟悉又枯燥，相同的情节却总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断重复，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相遇，然后错过。

我走下天桥，竖起衣领，从口袋里掏出耳塞，完整地听完一整首歌：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这城市华灯初上

多两个人悲剧散场

放开拥抱 就各奔一方



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

不回头两个方向

流着泪的破碎脸庞

仿佛我们昨天又重放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爱下去会怎样

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

曾在你温暖手掌

不需要想象

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

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爱下去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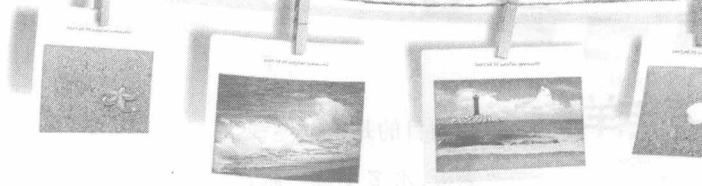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爱情当做信仰

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

公元 2008 年 1 月 2 日,我们已经分手一周年了,如今离开校园又失去了你。
当我已经过了相信爱情可以天长地久的年纪,还能不能遇到你那样又清纯又深爱
我的女孩?



Our silence
must be heard

报到·第一章

很多人说我在报到的那天面无表情,眼神冷漠游离。那天的校园热闹而沸腾,我想我是独自在一边默默体验孤单的洗涤吧,在没有朋友没有遇到你之前的陌生校园里,我寂寞的脸上画满寥落的涂鸦。

——华丽

2002年的夏天像一幅画,聒噪的底子上,我孤单地仰望。

梧桐树上的叶子最后踩中了夏天的尾巴慢慢变黄了。

7月10日,填完高考志愿的时候,伊可儿满脸狡黠地站在一棵茂密的梧桐树下对我矫情地说:“我会在南京的天空下等你,那里的空气密布着细腻的胭脂味道,从今以后虽然不同院系,但我又是你师姐了。”

骄烈的阳光被叶子筛成斑驳的影子,风一吹,那些斑驳的光芒便在她的脚脖子上翩翩地晃动。我的眼睛掠过她薄薄的刘海和从容淡定的脸蛋一直看到她淡蓝色的裙角。在那纷飞着浅色印花的裙角下我看见她圆润白皙的小腿肚,我的心底像气泡一般冒出一个又一个悲凉的思绪。

关于那年高考的记忆全都模糊搁浅,只是伊可儿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在我的记忆深处,越来越清晰。

我以为上了大学,我的青春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孤单和荒芜,起码我可以遇上一伙志同道合的室友,更重要的是也许伊可儿就会在一个月挂树梢的夜晚挽起我的胳膊并把脑袋搭在我的肩膀上摇身一变成为我的女朋友!

在报到前那个暑假,我一直做着这样甜美的梦然后乐滋滋地醒来。

报到那天,火车是凌晨四点才到站的,下车以后我站在空旷的火车站广场上发呆。公交车都在沉睡,伊可儿所说的接新生的大巴更是没有影子。我孤单地爬上天桥,发现口袋里没有零钱,于是找了家小店买了一瓶纯净水。我并不是想

喝水，我的目的是换些零钱。

“老板，水多少钱一瓶？”

“一块五。”

我掏出一百元递过去，老板从抽屉里很随意地抓出一把零钱扔给我。我愣了半晌，因为他找零的速度也太熟练了，所以我把手里的钱倒在柜台上，认真地数了一遍。

二十七块五，我想我数学学得再差劲，这一道两张十块七张一块一张五角的人民币相加的算术题我还是可以轻松口算的，所以很有自信地站在柜台外面等着他把剩下的零钱继续找给我。那个四十多岁的老板，干瘦的身子裹着一张毯子坐在躺椅上认真地听收音机，我终于忍不住说：“老板，麻烦先找我钱。”

“不找给你了吗？你手上拿的是啥？不认识人民币吗？”

我耐着性子跟这位中年人解释，并且不厌其烦地帮他算账：“我买一瓶水，对吧？”

“是啊。”

“我付你一百，你应该找我九十八块五毛，是吧？”

“你找茬是吗？大清早的别给我添晦气，钱不都在你手上吗？”

我把钱摊开给他过目：“这才二十七块五啊。”

“小伙子，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钱找了你还不搞什么乱？别欺人太甚啊。”

我听他指责了半天，差点儿就忍不住跟他道歉说我是遵纪守法的大学生，不是捣乱的小地痞，可是手里攥紧的二十七块五能让我保持足够的清醒。还理论什么啊？一会儿工夫里屋走出一个光膀子的大汉：“吵什么？是你想捣乱吗？”来人胳膊上文着一排隶书，我匆匆瞥了一眼：“对兄弟讲义气”。

“靠，我这是被宰了。”虽然阅历比较浅薄，但也知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啊，于是把二十七块五装进口袋，晃了晃手里的纯净水摇摇头说：“呵呵，第一次看见七十二块五一瓶的矿泉水，有点儿太激动，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被宰之后，我匆匆忙忙打了辆计程车。

这里的哥还是满热情的，让刚刚受惊吓的我心里暖暖的，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上了车我说：“师傅，去南X大新校区。”

司机微笑着说：“好的，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吧。”然后一踩油门带我逃离了那家黑店，又穿过一条条大街小巷把我送到南X大老校区，他问我说，“是不

“这里是？”“这里是南X大新校区吗？”

“这是老校区啊。你看挺漂亮吧？来这里念书挺好啊。”

“我要去的是新校区。”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去新校区，我更知道这里是老校区。我这就是宰客，你知道吗？”

我被这诚实的哥弄得哭笑不得：“你不怕我投诉你吗？”

“不怕，我这是私车，俗称‘黑车’，明白不？是不是还要去新校区啊？”

“对啊。”

“两百，两百我就把你送过去。”

“那两百就两百吧，全当买条烟孝敬您了。”

“嗨，你小子挺仗义啊，那哥给你打个八折吧。”

半小时以后车停在南X大新校区。我把口袋里的零钱全掏给了司机。

“他妈的怎么就这么点儿啊？找茬是吧？”

钱只有二十七块五，刚才我数过好几遍。但我仍然笑了笑好脾气地说：“我这是宰你，你不知道啊？”我拿着行李一边下车一边很礼貌地说：“哥，觉得委屈咱就下车练练。”那厮毕竟不像我即将接受高等教育了，他嘴上骂骂咧咧的，但是也只用眼珠骨碌碌地瞄了我半晌。最后估计没见过我这么横的大学生，一边骂一边踩了油门跑了。

我怔怔地朝远去的那辆红色桑塔纳挥挥手，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到学校了。

转过身的时候，第一次真切地看见我的大学校园，我没有心思去看它的景色。当我真正踏在校园的土地上，我好像一点儿喜悦都没有，没有大一新生该有的激动。我确切地记得自己唯一的想法就是：未来的四年里我将在这里消耗最后的青春，直到散场，或许有收获，或许一事无成。

大门口有条六车道的大马路，马路上的车速很快，站在斑马线上能听见汽车划破空气的呼啸声，令人不寒而栗。站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向上帝佛祖观音安琪儿之类的神灵祈祷：“这条马路太危险，希望我在以后的四年里横穿马路的时候不要横死在这里啊。”

学校的大门还是紧闭着，我看到对面有很多小吃摊和大排档，于是穿过马路钻进一家包子店，要了碗稀饭和半打豆沙包，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所以吃得索然无味。

我坐在玻璃窗边，眼前是那条宽宽的马路，马路过去是学校的大门，高高的很厚重的样子，校门左边有一个书店，书店的左边是一家吴良材眼镜店，眼镜店的左边是中国农业银行，他们的招牌分别是蓝、红、绿，很醒目。校门右边是一个中国移动营业厅，移动营业厅的右边是小博士文具店，文具店的右边是邮政局，他们的招牌也分别是蓝、红、绿，很醒目。

喝完稀饭，校门口开始有人进出，人渐来渐多，但是周围却很安静。我站起来付钱，忽然想到身上已经没有零钱，只得又战战兢兢抽了张一百的给老板递过去，老板一脸和气地说：“你是这学校的新生吧？早上刚营业没有零钱找，这第一顿早点就当是我请小兄弟吃的。”

这个油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因为满脸和气总给顾客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在后来四年的大学里放弃了校门口一整排的小吃店和大排档，专门挑到他家来吃早点。

关于这家包子店还是介绍一下吧，老板还有个同样胖胖的老婆，熟识的学生都叫她刘二嫂，而这家店就叫“刘二嫂包子店”。其实他们不仅仅卖包子，还卖鸭血粉丝、牛肉汤、蛋炒饭、香肠炒饭等等，甚至连拉面都有。

之所以用这么多笔墨介绍它，是因为我来这个学校的第一顿早点和离校时的最后一顿早点都是由“刘二嫂包子店”免费赞助的。

离开包子店我拉着箱子重新站到路边，再次听见汽车划破空气的呼啸声。这条马路真 TMD 危险，我打赌眼前的南 X 大一定会有学生在这条路上死于非命，运气好的撞上一辆宝马五宝马七的还能多捞点儿补偿费，好歹父母也都是花了大把血汗钱培养的；运气不好的撞上辆破普桑还是个出租，那连本都捞不回来。

走进校园，看见满地的大学生，他们多如牛毛，里面也有很多是和我一样刚来报到的新生，愣头愣脑地背着大包小包的，我站在一支短小的队伍里却并没有复制他们脸上那一副又憧憬又迷茫的样子。

一个学姐走到我面前，问：“是不是商学院的？”我点头说是，她说：“把你的录取通知书交给我登记一下。”

我把通知书递给她，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道谢。她笑了笑转身喊了一个师哥过来：“你帮他去办一下入学手续，辛苦了。”接着又对我说：“他比你大一届，跟你一个专业的，你跟着他就行了。”

“好的，谢谢你们。”

那个师哥拿着我的通知书走在前面带路，他跟我说了两遍他的名字，可是我都没有记住。我只记得他姓王，名字是三个字的，那三个字好像也是凝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是直到他毕业我也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我们先去领日常用品，然后先把东西放到寝室，我们再去办别的手续。”

“好的！”

走到后勤处我们排在队伍里等着。前面的人先后领到一个很大的迷彩包，和一床凉席。轮到我的时候师哥对我说：“你检查一下，两床盖絮、一床垫絮、一只枕头，两张床单、两张被套，一只水瓶、一只茶缸。”

我检查了一下说：“对的。”

检查物品的时候我看见包袱、水瓶和缸子上都印着“南X大二零零二届021。”的字样，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第二十一个来学校报到的。

“顺便去领一下饭卡吧。”

我说：“好的！”

“先少充点儿钱，充一百吧。每个月学校都有补贴的，师范类学生补助是一百五，我们非师范是五十。”

“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多？”

“因为他们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教师吧。”

办完饭卡我回头对王师哥说：“中午别走啊，我请师哥吃饭。”

王师哥憨憨地摇摇头说：“不用了，应该我请你才对，不要那么客气。”

“办好手续我们就去吃饭，师哥就别推辞了。”突然想到刚刚那个女孩，那是这个学校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女孩。“刚刚那女孩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吗？”

“她啊，不是。她叫李雨卉，是国际贸易系三年级的，是学生会的副主席，还是校团委的学生干部。”

“挺牛的啊。”

“是啊。来到这个学校你要么学习好，要么混得好，才能被老师特殊照顾。学习中混得一般的人是出不了头的。”

“那怎么能进学生会呢？”

“等你们军训结束以后可能会选拔吧，每届新生来的时候都会招人，但是挺难进的，我们院七八百个新生里面就招二十个。不过兄弟你要有这个特长一定要去试试，对你拿奖学金以后考研都有帮助。”



我想问问他是不是学生会的，可是听语气肯定不是，于是就没有问，转个话题问他：“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现在是带你去物业管理站领你的寝室钥匙，先把东西放下来，我再带你去办入学手续。”

物业管理站楼前拉着一条鲜艳的横幅：“带着一片真心来，不带一根草去。”以后的四年里，我每天从宿舍楼进出，抬起头就能看见这条嫣红的横幅，四年的时间，它也在缓慢地褪色。

我拿到329寝室的钥匙，打开门，里面空荡荡的。

“这栋楼是新盖的，住的都是我们商学院的。我们是第一批住进新楼的，对面是人文学院的男生宿舍。”

我向阳台的方向看了一眼，阳光投射在落地窗上，无数细小的灰尘在空中翻飞。我站在阳台上突然感觉到迟来的兴奋，好想找个人分享我的喜悦。这时脑子里刚好浮现出一张脸，我拨通伊可儿的电话，很久以后她才接电话，语气惺忪地问：“你来南京了吗？”

“是的，你在干什么？”

“我在睡美容觉呢，你们新生报到，我们停课。”

她果然在睡觉，大学生活就是悠闲啊。

“那等你入学手续办好我去找你，带你到处遛遛。”

我说：“好的，那你继续睡美容觉吧。”

“好的，拜拜。”

挂上电话，就跟着王师哥一起下楼去办入学手续。之后他带我去他们寝室逛了一下，我看见他们寝室电视电脑都齐全，跟我想象中的学生宿舍大相径庭。

“师哥，你们宿舍属于豪华型的啊。”

“哈哈，就我们这点儿设施最多也就是贫下中农，其实在大学多学点儿东西还是有用的，只是这里的老师不会像中学那样管着你学了，全靠你自己。”他看我在打量他们的电脑又说：“别买电脑啊，虽然起初大家都是为了学习，但是到最后电脑都会变成游戏机。”

我问：“师哥你觉得这个学校怎么样？”

“大学都是这么回事，都是每天吃饭、旷课、睡觉，如果还有点儿乐趣的话就是打球和打牌，所以最好是刚进大学就给自己定个目标，不然你会白混四年都

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我置疑地笑笑,他又说:“一会儿体检我就不陪你去了,就在我刚刚指给你看的那栋医务楼,你自己排队去吧,我偷会儿懒看看电视。”

“好的,那我先过去了。”

“好,以后有事来这里找我啊。”

体检的时候,男女生是分开的。男的在走廊左边,女的在右边,男生和女生排成两只细长的队伍,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生站在队伍中间发短信。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伊可儿曾经发给我的一条短信:“打劫,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变态站中间,说的就是你,还在看手机。”

只是当时没有想到那个穿黑色T恤的愣小子竟然跟我同一寝室,那是后来回到寝室才知道的。再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玩手机了,而是两手插在口袋里,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的造型摆得特惆怅,我看看看着差点儿就潸然泪下。

轮到我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体检也要搞得像去公共厕所一样。原来体检的最后一项需要把衣服脱得精光,赤裸裸地供一个穿白大褂戴黑框眼镜的男医生研究。

光着身子被那医生看了段时间,他终于在我的发育状况一栏里写上:发育良好。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个知道我发育良好的不是我的女朋友,而是个白大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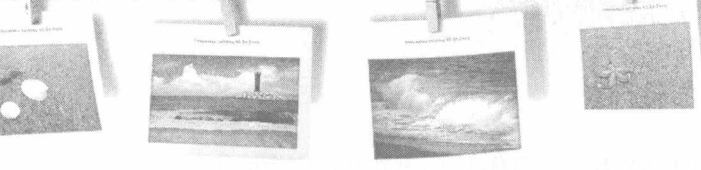
就这样我的入学手续终于全部搞定了。回寝室的路上,我想起王师哥的话:“最好是刚进大学就给自己定个目标,不然你会白混四年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夏天的阳光不打折扣,烈日照下来,如同即将沸腾的热水倾盆地落下。

“我的目标是什么呢?首先得在这个校园里如鱼得水地混下去,能够不留遗憾地学点儿有用的知识。”

也许跟我上高中时候那些贴在床头的作息计划表和制订的学习目标一样,都会变成一堆一转眼就忘记的空话,也许我会奇迹般地实现它们。但是我并没有再把我的目标写在白净的纸上,我的经验告诉我:写在白纸上那些憧憬和激动的文字,握在手心里揉一揉就会变成一团废纸,是废纸就注定要丢进垃圾篓。

我关于大学最初的目标挺单纯,就是实现我暗藏很久的梦想。如果说国宝熊猫的梦想是有张彩色照片,那我的梦想是将来能出一张唱片,虽然我五音不全,唱歌如同背诵课本。



Our silence
must be heard

第二章·上铺的兄弟

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暗恋一个与你无关的女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叫唐娅的双子座女孩，更不知道双子座女孩的善变是那么让人无法忘怀的可爱。

但是人生就像是和每一个男孩玩了一场丢手绢的游戏，悄悄地在你毫不知情的时候为你安排一场爱情。等你发现的时候，丢手绢的人已经跑了很远，让你追赶不上。

——华丽

我记得那天有很大的风，吹散了我脸上所有的表情。

我穿过一张张陌生而新鲜的脸孔，办好入学手续。踩着校园里干净的水泥路，路边是参差的法国梧桐，在我的记忆里，大学四年它们从头到尾不停地落叶缤纷，一片一片的掌形落叶在空中翻飞，落下；落下又翻飞。

当我掏出新领到的钥匙打开 329 寝室的门，门缝里立刻露出一张布满青春痘的脸。

“嘿！哥们儿几号床的？整根烟。”那是我来到南京这个城市抽到的第一支“红南京”，当它被点燃之后我铭记了那特别温暖的味道。递给我烟抽的是睡我下铺的兄弟徐惰。

我把手上的东西随意扔到一边就抽起烟。

“我睡三号床，我叫华丽。”

“我是睡你下铺的兄弟徐惰，北京来的。”

“兄弟，北京那么多好学校，怎么跑南京来了？”

“哥们儿搁北京混不下去了，何况南京美女多啊，连这‘红南京’抽着都比‘中南海’舒坦。”